

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0084572

10位ISBN编号：7560084575

出版时间：2009-12

出版时间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作者：季羨林

页数：12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### 前言

小学和中学，前后共有十几年，都是在济南上的，除了在一些短文里涉及一点以外，系统的陈述尚付阙如。

这似乎是一件须加以弥补的憾事。

我现在就来做这件事。

## 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我的小学和中学》，是作者对自己小学和中学生活的回忆，2002年在《文史哲》杂志发表时，被分为两篇，分别冠名为《我的小学和中学》与《我的高中》，现合为一篇，恢复原貌。另加《故乡行》一文，是作者2001年回故乡临清所作。

## 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### 作者简介

季羨林生于1911年8月，山东清平（今临清市）人。

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。

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，先后掌握了梵文、巴利文、佛教混合梵文、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。

在德期间，发表论文多篇，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。

1946年回国，受胡适、傅斯年、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，为北京大学教授，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。

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

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。

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、中国南亚学会会长、中国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、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。

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、中印佛教史、吐火罗文译释、中印文化交流史、比较文学、文艺理论、东方文化、敦煌学等，范围之广，国内外罕见。

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《季羨林文集》。

他主持编纂的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、《传世藏书》、《神州文化集成》、《东方文化集成》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书籍目录

我的小学和中学 小引 回忆一师附小 回忆新育小学 回忆正谊中学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回忆济南高中 结语我的中学时代 一 初中时期 二 高中时代故乡行 楔子 在车厢中 盛大的欢迎 官庄扫墓 临清的宴会 祝寿大会 祝寿晚会 环游临清市 发思古之幽情

## &lt;&lt;我的小学和中学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回忆一师附小学校全名应该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。

我于1917年阴历年时分从老家山东清平(现划归临清市)到了济南，投靠叔父。

大概就在这一年，念了几个月的私塾，地点在曹家巷。

第二年，就上了一师附小。

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。

所谓“升官街”，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。

“官”是“棺”的同音字，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。

大家忌讳这个“棺”字，所以改谓升官街，礼也。

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，由一师校长兼任。

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，字祝晨，绰号“王大牛”。

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。

民国一创建，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，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，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，在学界享有盛誉。

当时，一师和一中并称，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，因此，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。

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，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，在16年以后，在1934年，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，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，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。

在王老师方面，在一师附小时，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，他对此事，决不会有什么感触。

而在我呢，情况却迥然不同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，一方面又是同事，心里直乐。

我大概在一师附小只待了一年多，不到两年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，足见我在那里升过一次级。

至于教学的情况，老师的情况，则一概记不起来了。

唯一的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件小事，就是认识了一个“盔”字，也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，而是在手工课堂上。

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，其中有一个头盔，知道我们会不会写这个字，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。

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中，室中光线不好，有点黯淡，学生人数不少。

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，回头看学生，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，有一丝笑容。

我在记忆里深挖，再深挖，实在挖不出多少东西来。

学校的整个建筑，一团模糊。

教室的情况，如云似雾。

教师的名字，一个也记不住。

学习的情况，如海上三山，糊里糊涂。

总之是一点具体的影像也没有。

我只记得，李长之是我的同班。

因为他后来成了名人，所以才记得清楚，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。

最奇怪的是，我记得了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。

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，行为也极潇洒。

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，男女外表的美丑，他们是不关心的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我竟记住了卞蕴珩，只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美妙无比。

此人后来再没有见过。

对我来说，他成为一条神龙。

此外，关于我自己，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。

首先，我做过一次生意。

我住在南关佛山街，走到西头，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。

街东头有一个地方，叫新桥。

## 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这里有一所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。

铺子虽小，名气却极大。

这里的五香花生米(济南俗称长果仁)又咸又香，远近驰名。

我经常到这里来买。

我上一师附小，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，可以称为顺路。

有一天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忽发奇想，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(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)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，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，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，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，纷纷抢购，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，尝到做买卖的甜头，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。

这样大概做了几次。

我可真没有想到，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“天才”。

可惜我以后“误”入“歧途”，“天才”没有得到发展。

否则，如果我投笔从贾，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，挥金如土，不像现在这样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都要斤斤计算了。

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“天才”。

还有一件小事，就是滚铁圈。

我一闭眼，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，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，推着一个铁圈，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，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。

这就是我自己。

有一阵子，我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。

在南门内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，因为车马行人，喧闹拥挤。

一转入升官街，车少人稀，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。

我用不着拐弯，一气就推到附小的大门。

然而，世事多变，风云突起。

为了一件没有法子说是大是小的、说起来简直是滑稽的事儿，我离开了一师附小，转了学。

原来，当时正是“五四”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，而一师校长王祝晨是新派人物，立即起来响应，改文言为白话。

忘记了是哪个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选了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《阿拉伯的骆驼》，内容讲的是：在沙漠大风暴中，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，而把骆驼留在帐外。

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，哀告主人说：“只让我把头放进帐篷行不行？”

主人答应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骆驼又哀告说：“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？”

主人又答应了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骆驼又哀告说：“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？”

主人答应后，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。

童话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。

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篇课文竟让叔父看到了。

他大为惊诧，高声说：“骆驼怎么能说话呢！”

荒唐！

荒唐！

转学！

转学！

于是我立即转了学。

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。

2002年2月28日

## 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### 后记

七八年前，我还能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，现在却是办不到了，腿脚已经不行了，我脑袋里还留有不少科学研究的问题，要同那些稀奇古怪的死文字拼命，实际上，脑筋却不够用了，只希望青年人继续做下去了。

总而言之，要想满足自己写作的欲望，只能选取比较轻松的题目，写一些散文、随笔之类的文章，对小学和中学的回忆正属于这一类，这可以说是天作之合，我只有顺应天意了。

苏东坡词：谁道人生无再少？

门前流水尚能西，休将白发唱黄鸡。

时间是一种无始无终，永远不停地前进的东西，过去了一秒，就永远过去了，虽有翻天覆地的手段也是拉不回来的。

东坡的“再少”是指精神上的，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具体的经验。

在我写这十年回忆的时候，我确实感觉到，自己是“再少”了十年。

仅仅这一点，就值得自己大大地欣慰了。



## <<我的小学和中学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我的小学和中学》编辑推荐：季羨林先生是著名的语言专家、佛学家、印度学家、翻译家，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研究专家，作家，在佛经语言、佛教史、中印文化交流史、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众多领域，成果丰硕，著作等身，是国内少数几位被誉为“学术大师”的学者之一。

同季老的学术成就相比，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很容易被忽略。

其实季老的文学创作一直伴随着他的学问，是他学问生命的另一种形态。

季老的文章，尤其是散文，文笔清新、平实又饱含深情。

在《我的小学和中学》里，季老将小学和中学的经历写完，仿佛又回到七八十年前去，重历当时的喜怒哀乐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